

# 北京 城南旧事

洪 烛

◎ 著

BEI JING

CHENG NAN

JIU SHI

让我们跟随洪烛的脚步，  
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  
寻找这座城市的古老的灵魂。



# 北京 城南旧事

洪 烛◎著

BEIJING  
CHENG NAN  
JIU S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城南旧事 / 洪烛著.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 5

ISBN 978 - 7 - 5031 - 7167 - 3

I. ①北… II. ①洪… III. ①北京市—概况 IV.  
①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4280 号

策 划 王 毅  
责任编辑 王 毅  
终 审 余 凡

## 北京：城南旧事

---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印 张	15.5
邮政编码	100054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网 址	www. sinomaps. com	印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刷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32.00 元
成品规格	170 × 240mm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1 - 7167 - 3/K · 494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如有图书内容问题，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联系方式：dzfs@sinomaps.com。



## 城南旧事的旧事(自序)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的。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也多。说到底，城南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可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秋、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槛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

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2号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因此圣上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天坛祭祀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了。但一出大前门，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古玩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无法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着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





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兑水。我浅浅地呷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拉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日（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中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有的是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牌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像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己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来抢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放学时间，一群群服饰鲜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坐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



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这就是我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诗人的北京，布衣的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北京的城墙虽然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作北京城。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突出其特征：它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在民族历史中占据极重要地位的古老的城池。或者说，它既现代又古典，既豪放又婉约，既古老又年轻。我热爱的北京城哟。

北京的老城墙都拆除了，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子，在一片钢筋水泥的新型建筑中守望遥远的风景。它们就像被剪除了羽翼的稀世之鸟，在人们的视野中是飞不起来的；那忧郁的神情注定属于历史的回眸。幸好前门楼还在，想到老北京，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饱经沧桑的大前门，小时候我常从某种老牌香烟商标画上瞻仰它的容颜。大前门，老北京表情丰富的面孔，最富于象征意味的标志。夸张点说，城墙的历史几乎就是北京的年龄。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以及专家的共识，文物部门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为北京建城之始。3000年以前，原始的北京城就建立了，并砌起它最初的城墙。想起来真让人感慨——哦，3000岁的北京城。今天晚上，我要给3000岁的北京城唱一支情歌。



我很喜欢来北京流浪的巴蜀诗人李亚伟的一篇旧作《月光照耀四川省》。和亚伟在长安街上喝酒时我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唯独这标题总忘不掉。某一天我要借用过来写一篇散文。朋友们公认亚伟的诗有太白之风，他一向是拎着酒瓶（现代化的酒葫芦）上路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行吟诗人的酒葫芦，斟满月光。我姑且把今夜的情歌，命名为《月光照耀北京城》。在我的感觉中，阳光象征着白昼与现实，而月光则是属于记忆的，它揭示的是那些在暗夜中掩盖的事物。红星照耀中国，月光照耀——照耀我的北京城。北京上空的月亮，与图腾的华表、盘踞着九条大龙的回音壁、祈祷江山社稷的五色土、残缺的城门楼子同在，照耀着四合院与胡同地带，照耀着城南旧事，也照耀着徘徊在历史长廊的行人。今夜，我是月光下最年轻的一个夜行人，一个诗歌的守望者和城市的哨兵。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岁月蹉跎，只剩下遍地月光和磨损的秦砖汉瓦，甚至，连完整的城墙都拆除了。岁月的老诗人，瘪着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喃喃自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利于作为首都的北京发展，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只保留东南角楼和南面前门、北面德胜门的城楼，当然，紫禁城则受到严格保护。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仅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7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作‘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支持拆墙派则认为：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拆除了它则可用于建造房屋或成为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当权者拒绝了梁思成的建议：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车辆出入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能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引自《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作北京城。但每喊



一声，都一阵心疼——北京城啊北京城！

元朝的城墙是土筑的。北京有几处元大都城墙遗址，不像城墙，不见砖瓦，顶多算一道土筑的堤坝。残存的城垣上已种了柳树（无情最是台城柳）。芳草萋萋的斜坡上有幽会的恋人们长期践踏出的羊肠小路。恋人们总喜欢钻树林，躲避别人的眼光。恋人们约会所选择的地点，在一座城市里，常常是最僻静的地方，或者叫被遗忘的角落，它被生活遗弃了，却唯独未被爱情遗忘。这是古城墙的幸福抑或不幸呢？

翻老照片，明代的城墙是最华丽的。我还去西安、南京等古都比较过，莫不如此。这应该归功于朱元璋的政治信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朝是一个擅长修城墙的朝代，缺乏创造的工匠式朝代。有人说，明朝修了100多年的长城，照样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修长城，清修庙”，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包括富贵堂皇的大城墙），不再担心外虏侵袭，高枕无忧，城墙在他们眼中没有实用价值，只是傲慢的贵族生活的装饰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清一代，没有修过长城，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一代又一代的老北京居民，在城墙下生老病死，熟视无睹。他们从未把朝夕相处的城墙，当成一道风景。然而在今天，它可真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现的风景了。安定门、西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广渠门、永定门……北京的地名中依然有那么多门，而大多名存实亡，我们再也找不到那形貌各异的城门楼子，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地铁车站、红绿灯、斑马线和立体交叉桥。北京的城门哟。我们这一辈人，对北京的大多数城门楼以及城墙，已经没有福气亲眼目睹了。下一代人更是如此。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对城墙毫无印象。在他们的感觉中，北京城这个旧式概念是空洞的。空洞无物。他们只知道北京，却不知城为何物，如此推演、如此想象下去是很可怕的。

可是对于我却不一样。每想起北京城，我就热泪盈眶。我对它的城门、城墙乃至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这是一种诗人（而非历史学者、政治家、武士、小市民、工匠、建筑师）的感情。据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极



其怀念故乡北京的风物人情，特意用北京各城门的名称作为小标题，写了一部长诗，总题就叫作《城》。他能够理解北京城这个概念，何其博大、温馨、古朴且富于包容性。在他的回忆中，月光照耀北京城，照耀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照耀纸张与文字，照耀一纸之隔的北京城。月光照耀，照耀你也照耀我，照耀在郊区写诗的一张沉思的脸。这整整照耀 3000 年的月光！在回忆的月光中，被拆除了的城墙重新浮现，像时间之手在搭积木。城门可能推倒，墙壁可能拆除，甚至砖瓦都可能腐烂，唯独月光是不朽的。照耀秦砖汉瓦，照耀唐诗宋词，照耀着古人也照耀着今人，照耀草莽英雄也照耀芸芸众生……

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作北京城。每喊一声，就一阵心疼——北京城啊，我所热爱的北京城！



## 北京 风花雪月 / 001



- 002 北京，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 010 历史的三角：李自成，陈圆圆，吴三桂
- 019 清朝的皇帝们
- 030 乾隆的香妃
- 034 八旗子弟
- 042 太监
- 045 赛金花绯闻
- 049 王国维与辜鸿铭：辫子的葬礼
- 058 情史：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
- 065 梁思成与林徽因
- 068 旗袍的花样年华
- 075 北京没有风花雪月

## 北京 文化符号 / 083



- 084 颐和园，皇家的后花园
- 134 圆明园，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阿房宫
- 146 白云观：白云千载空悠悠

- 151 孔庙与国子监：孔子遗风
- 158 法源寺：佛海中的巨轮
- 162 雍和宫：佛光四射，皇气逼人
- 167 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 173 王府井书店，新北京符号

## 北京 美食地图 / 177



- 178 清官的吃
- 184 去北海吃仿膳
- 188 北京的小吃
- 192 北京的饽饽铺
- 195 腊八粥与粥铺
- 198 全聚德烤鸭
- 201 豆汁，麻豆腐，芥末墩儿
- 205 冰糖葫芦
- 208 茶馆
- 212 二锅头
- 214 三里屯酒吧
- 218 西餐厅
- 222 莫斯科餐厅
  
- 225 地图上的北京(后记)



# 北京风花雪月

北京是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我若这么说的话，谁会反对我呢？

当然，泱泱大国，藏龙卧虎之地绝不仅仅这一处。譬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曾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演绎过金戈铁马逐鹿问鼎的英雄故事。



## 北京，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北京是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我若这么说的话，谁会反对我呢？

当然，泱泱大国，藏龙卧虎之地绝不仅仅这一处。譬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曾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演绎过金戈铁马逐鹿问鼎的英雄故事。

但从时间概念上而言，北京无疑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古都。它恰恰占据了  
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后半部分。甚至古老的帝制正是在这里画上句号的。

北京的帝王将相，离我们也是最近的。屈指算来，相隔不过百年。

100多年前的中国，尚是帝王将相的天下。100多年前的北京，作为最后的  
帝都，笼罩着黄昏的气氛。它的冷却，毕竟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金陵王气曾是脍炙人口的传说。与之相比，北京并不逊色。只能以皇气逼人来形容。在气焰的炽烈程度上似乎还稍胜一筹。因为建都于金陵的，大多是偏安的南方小朝廷——吴、东晋、宋、齐、梁、陈之类，都是些短命的王朝。而北京自元代起即身价百倍：好大喜功的忽必烈汗，偏偏看中了这块宝地，使之一举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都城。北京在当时绝对是辐射欧亚大陆的国际大都会，不同肤色、语言、信仰的商贾与使节云集于此——来到元大都，横跨千山万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走到头了。从城南溜达到城北（一来一回需一整天），能感受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估计当今美国的自由港纽约也不过如此。

假如在纸上还原元朝昔日的版图，可以发现：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大都居天下之中。降至明清，紫禁城里的皇帝们，依旧认为自己高居于世界的中心及权力的顶峰。不管怎么说，明清两朝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北京俯瞰众生，作为皇城的傲慢，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北京的皇气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1912年，已进入民主时代，袁世凯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不愿去南京就职，厚着脸皮赖在北京（估计他对此地的风水颇为迷信与依恋）。果然，他没多久就自封为洪宪皇帝，觉得当皇帝比当总统要过瘾。虽然袁世凯的皇帝梦（相当于黄粱梦）只做了几个月就破碎了，毕竟给世人敲了一记警钟：要随时提防封建帝制借尸还魂。

元顺帝是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大都的。明思宗崇祯，是吊死在景山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被赶下台的。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即使这样，袁世凯依然斗胆想圆一回皇帝梦。当然，这个窃国大盗的结局并未好到哪儿，屁股还没把龙椅给焐热呢，就灰溜溜地收场了。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系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而确定的。

它的建都史，也在800年以上，一般是从金中都开始算起的。海陵王于1153年迁都燕京，称中都。金虽未像后来的元那样一统天下，毕竟攻下了汴京（开封），使北宋覆灭，因而怎么说也算是占领了半壁江山。以至临安（杭州）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不得不低头，年年派使臣到中都进贡纳税。

除海陵王完颜亮之外，较著名的金主还有世宗完颜雍（建造了卢沟桥并开凿了金口河），章宗完颜璟（燕京八景的命名者）。

房山的金陵，是北京第一个皇陵区（比明十三陵早约300年），葬有金始祖至章宗共17位皇帝的尸骨（大多是从老家迁来的）。

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大都执掌朝政的元帝共有11位。因他们的名字（音译）较烦琐拗口，加上在政绩方面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建树，我就不逐一记录了。

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可他的儿子朱棣登基后，执意于1421年迁都北京。

北京是其做燕王时的“自留地”（或曰“龙潜之地”），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在永乐皇帝的天平上，南京最终输给了北京，想来他更看重后者的风水与形势。由此，明朝共有 14 位皇帝在这里生老病死。昌平天寿山下的十三陵，独独漏掉了一个景泰帝（代宗）。他是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被以王礼葬在别处。

1644 年清军入关，进占并迁都北京。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直至宣统，先后有 10 位皇帝在紫禁城里“接力赛跑”。只是，接力棒最终还是跑丢了。

然而从宏观上看，北京自 10 世纪前后，即开始上演帝王将相的“马拉松”了：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主耶律德光，幽州于 938 年成为辽南京（陪都）。辽王朝的帝后嫔妃，几乎每年都要来此避寒或巡游。辽末，因故地被金兵占据，天祚帝只好逃到燕京来避难了。后来天锡帝耶律淳又正式以燕京为都。改元建福，史称北辽。可惜没多久就垮台了。

粗略地统计一下，与北京或生或死相关的帝王（包括迁葬于此的完颜阿骨打等金主），肯定在 50 位以上。而只在紫禁城里住了 42 天的草头王李自成，





以及“假冒伪劣”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尚不计算在内。

中国有多少帝王呢?李金旺著《盘古——宣统:中国历代帝王功罪录》一书,记录了519个(包括正统帝王和部分占据一方、独建政权、称王称帝的首领)。在这份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名单里,与北京密切相关的就占了十分之一,这比重够大的了。北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亦可见一斑。够意思了!

李金旺先生对封建帝王的剖析很深刻:“在帝王中,有的很英明,他们选贤任能,手下人才济济,帝王成了英雄们的领袖;也有的很昏聩,很愚蠢,例如,视功臣为仇敌,怕人才损主威,杀贤逐能,逼英才逃、遁、隐,手下聚集了一群无能之辈,帝王自己也成了笨蛋的头头,紧接着到来的就是组织危机和不可避免的灭亡。一般情况是开国君王德才较好,统御本事也大。他们的继承人水平参差;亡国之君,德才较差,尤其是德差,如商纣王,很有才能,但是,德不好,亡了国。也有一些亡国之君颇有德才,但是,他们的前辈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必亡之路,积重难返,一手托不住倾塌下来的天,朱由检应该算其中之一。”此语有点替朱由检(崇祯)辩护的味道。我的理解则恰恰相反:崇祯绝对是昏君。他犯过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冤杀了国之栋梁袁崇焕。被人讥讽为“自毁长城”。仅此举就足以将其所谓的“德才”全部勾销了。他不是毁“长城”(名将),是在毁自己呀,毁自己的宝座与江山。他会死得很惨的。

传说崇祯自缢前手刃子女及皇后,长叹:“愿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之家。”同时对满朝文武颇有怨言:“朕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皆诸臣误朕。”很明显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由袁崇焕,我联想到将相的话题。可以说有帝王的地方,必有将相。帝王是主角,将相是配角,共同唱一部大戏。

蓟辽总督袁崇焕与外敌对阵时如猛虎下山(他曾在广渠门外抵抗皇太极的八旗军),最终却绵羊般死于自己所效忠的帝王之手,被凌迟于西市;受蒙蔽的北京人,将其千刀万剐的碎肉,涮也不涮就生吃了。这个误会可闹得太大了。封建专制的原因,使中国历史上充斥着人肉羹、人血馒头之类血腥的记忆。袁崇焕不过是其中的一盘小点心而已。但一代名将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挺